

## 孙子的假期，奶奶的『劫』

□戴小汇

以前当老师的时候，最盼望的是过暑假和寒假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。可退休后却最害怕放暑假和寒假，因常常会被儿子抓“壮丁”。这份差事可真不好干哪，为“小祖宗”服务，必须心无旁骛，必须全心全意，要有职业道德，要有献身精神，不得兼职，不能搞副业。

乒乓比赛正打得难分难解，“叮铃铃”电话响了，“奶奶，你怎么还不来，爸爸要去上班了。”像随时听从召唤的战士，立马中止唾手可得的胜利，“召之即去，去之能战”，可“战之能胜”吗？那就不一定了。

常常羡慕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自律懂事爱学习，可看看我们的孩子：

“奶奶，今天吃啥？”——马上化身营养师兼大厨，伺候他那挑剔的小嘴。吃海鲜长大的爸爸却生下个不碰海鲜的儿子，于是，意大利面条和煎牛排成为我新的课题，尽管如此，还常常遭到孙子的差评，动不动拿我与外公外婆比较。

“奶奶，这作文题太难了，怎么做呢？”——秒变全能家教加陪读，仓促应对语数外假期作业，勉力解答他小脑袋里的十万个为什么，而一篇命题作文硬生生被他磨成了作文听写。

“奶奶，去图书馆吗？”“去！”——随时转换角色，当好保镖和跟班。可怜我一把年纪，领他去图书馆，泡在少儿阅览室博览群书涨知识。也带他奔体育馆，扎在儿童泳道奋力挥臂练体魄。

除此之外，你还得抖擞起精神，与孙子斗智斗勇。慈祥的奶奶无奈成了铁面无私的“电子警察”和冷面杀手，严格管控他看电视的内容和时长，同时练就一对火眼金睛，随时识破他那些偷玩平板、藏匿手机等小小把戏，可顽劣小子凭着他那些雕虫小

技，居然还能跟我这“老江湖”打个平手。

假期的日子被熊孩子指使得团团转，“自我”完全消失，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被颠覆，雷打不动的午睡成了奢望。个人爱好统统按下暂停键：钢琴蒙尘了，二胡喑哑了，体育赛事无暇关注了，乒乓球拍也束之高阁了，更不要说老年大学布置的作业了。

不仅我的个人时间被“霸占”，连我的美篇空间也被彻底“霸屏”。从前清一色是自己的散文、随笔、小说，如今倒好，俨然成了“儿童文学”专刊！满屏皆是孙子的照片，还有一切有关他的文章，有他写的《我家的小鸟》《快乐的双休日》《我的魔鬼教练》；有写他的《孙子的一天》《我家的李太白》《嗨瑟》等。而我这个大主角的文章，反被挤到了犄角旮旯，成了无关紧要的点缀和配角。

然而，每当夜幕降临，万籁俱寂，我总会轻轻翻开孙子的作业本，一行行工整有序的算式，一个个端正清晰的字迹，竟像小小的魔法，悄悄抚平了白日的烦躁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了熟睡的孙子，看着他不安分的睡姿和日渐结实的小胳膊小腿，心底便漾开一层层欣慰的涟漪。

平日里那一声声清脆的“奶奶，奶奶”，难道不比最悠扬的琴声更优美动听？他在泳池中那一次次潇洒地挥臂，难道不比我球台上费力的挥拍更赏心悦目？

“叮铃铃——”门铃响，快递到了。孙子抢先一步把它拆开，正是我为他定制的习作集——《小猴学写作》。“哇！我出书啦！”熊孩子捧着书，满心欢喜地冲去向爸爸报喜。望着他雀跃的身影和嗨瑟的表情，一身的疲惫与辛劳，早忘到爪哇国里去了。

哈，孙子还是自家的好啊！这假期，痛并快乐着。

## 放在家门口的

## 蔬菜

□石志藏 文/摄



退休后，我回到浙东农村的老屋，陪伴年迈的母亲。老屋依旧，青瓦白墙，门前一条石板路蜿蜒通向田野。初归乡里，生活节奏慢了下来，心也渐渐沉静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我便发现一个既奇特又温暖的现象——几乎每隔几天，家门口总会悄然出现一包用旧报纸或塑料袋裹好的新鲜蔬菜。

春天是嫩绿的蚕豆，豆荚饱满，仿佛还带着晨露的呼吸；初夏是泥土味浓郁的土豆，表皮沾着新翻的土屑；秋日则换成了水灵灵的茭白，剥开外衣，内里洁白如玉；到了寒冬，又常有青翠的青菜，齐齐地码放着，像是被人精心挑选过才送来的。

我起初惊疑，以为是邻居误放。问左邻右居，他们或笑而不语，或被我问急了，才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种多了，吃不完，放在你门口罢了。”我连忙道谢，他们却摆摆手，呵呵一笑：“小事一桩，哪值得谢？”那笑容里，没有施恩图报的得意，只有乡人特有的淳朴与自然。

可我心中却泛起涟漪。这些蔬菜，不是随意丢弃的剩余，而是被仔细整理、按时节轮换的馈赠。它们像一种无声的问候，一种不需言语的牵挂，悄悄地温暖着我这个“归乡人”的心。

我渐渐明白，这是乡邻们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接纳了我这个久别故土的“城里人”。他们不说欢迎，却用一捆菜、一袋薯，把我的心重新系回到了这片土地。

于是，我也想做些什么。家中尚有父母留下的几亩地，荒芜多年，杂草丛生。我决意开垦，种菜还情。买了锄头、铁耙，翻土整地，汗流浃背地干了起来。可种地并非易事，我虽有心，却无经验——不知节气，不识农时，更不懂施肥之道。

幸而，乡亲们并未取笑我的笨拙。他们见我翻地翻得深浅不一，便主动过来指导：“这个时节该种菠菜，再晚就抽薹了。”见我胡乱撒肥，便提醒：“你这土偏酸，化肥用错了，菜也长不好。”我虚心请教，他们便倾囊相授。哪家育好了菜秧，会喊我去移栽；哪家留了种子，也会分我一把：“试试看，种得活就是缘分。”

我渐渐入门，发现家乡的土地上，为什么有些蔬果总是种不好，我

估摸着可能是土壤有问题。于是带了一包土，请教在农科部门工作的同学，同学化验土壤后，说是你老家的土壤系酸性土又缺微量元素锌，随后同学又告诉我这样的土壤最好用碱性肥料，再配以锌肥。

同学建议：“改用碱性肥料，如钙镁磷肥，再配合锌肥施用。”我照做。第二年春，我种下的8424西瓜，竟一反往年萎靡之态，藤壮叶茂，果实累累。最大的一只竟有二十多斤，皮亮瓢红，甜如蜜糖。乡亲们来看了，无不惊叹：“你这西瓜，比镇上卖的还漂亮！”

我毫不藏私，把施肥方法一一告知，还把剩下的锌肥分给他们。那年夏天，村里家家户户的西瓜都大丰收。有人笑着说：“以前种地靠天，现在种地靠‘文化’，你这一回来，咱们都跟着沾光喽！”

我不敢居功，只觉科学与土地本就该相融。后来，我又在水田里试种茭白。查阅农技书籍，得知茭白喜肥、需深耕、重有机质。我便在网上采购了颗粒状发酵农家肥，提前深施入土，又按时防治红蜘蛛与锈斑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那年茭白长得格外好——粗壮、洁白、脆嫩，连镇上菜贩都来打听：“你家这茭白，是哪个品种？能卖吗？”

我笑着摇头：“不卖，送。”采摘那日，我将茭白洗净、打捆，一户一户地送。有人在家，便亲手递上，聊几句天；人不在的，便如当年他们待我一般，轻轻放在门口。

原来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从来不需要宏大的仪式。它可能只是一包蔬菜，一次指点，一把肥料，或是一句“来，移苗去”。

我曾以为，是我回到了乡村；后来才懂，是乡村重新接纳了我。而这份接纳，是从一包放在门口的蔬菜开始的，它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尘封的乡情之门，也让我明白：真正的乡土，不在土地，而在人心。

如今，我家门口的蔬菜依旧时有出现。我不再追问是谁所放，只是默默收下，用心记住这份情意。然后，在下一个收获的季节，把同样的心意，打包、系好，悄悄放在别人的门口。

因为我知道有些爱，从不喧哗，却总在黎明前，静静抵达。



背上各自的乐器，准备出门的祖孙俩。